

满文翻译小说述略

黄润华

有清一代，用满文翻译了不少汉文小说，这些译作在满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满汉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也给蒙古、锡伯、达斡尔等兄弟民族的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现在把满译小说的情况略作介绍，或许对研究满族文学史不无裨益。

最早的满译小说

最早的满译小说始于何时何书，已不可考。就现有的材料看，《清太宗实录》卷十二载：“天聪六年七月庚戌，游击巴克什达海卒，时年三十八。……其平日所译汉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未竣而卒。”其中之《三国志》即为小说《三国演义》而非陈寿之《三国志》。清王嵩儒《掌固零拾》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由此可知，天聪年间达海所译的《三国演义》应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部满译小说。可惜未及译完，达海便去世了。

在崇德年间，又译了一部小说名《钟无盐》（又名《齐国皇后钟无盐传》）。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荣收藏的蒙译本上的题识中说此书转译自满文，而满译本是在崇德年间翻译的^①。不过如今《钟无盐》的满译本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

中，无处寻觅了。

满译小说至少在清太宗天聪、崇德年间便已问世，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译作未能保留下来。满族进关后，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方有条件展开，这时满译小说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四大奇书”的翻译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向被称为“四大奇书”。这四部著名小说在清初便已被译成了满文，在满族中广为流传。

《三国演义》一书，达海翻译未竟，至顺治年间，遵多尔袞之命，查布海等满族文臣又重加翻译，汉族官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亦参与其事。顺治七年译毕刊印，满汉官员十六人得到鞍马银两的赏赐。满文《三国演义》的顺治刻本共二十四册，包背装，每半叶九行，框高29厘米，宽20.5厘米，前有谕旨一篇，对本书备加推崇。满文字形刚劲、古朴，在某些方面尚能窥见老满文的风韵。从装潢到版刻，都堪称为顺治朝满文刻本的典型。这一版本存世已很稀少，据笔者所知，国内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藏有完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十六册残本。

《三国演义》满文刻本行世后，又刊印了一种满汉文合璧本，共四十八册，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每半叶满汉文各七行，满文与顺治本同，汉文列在满文之右。从汉文中“玄”、“贞”均已避讳，而“弘”字未避这一情况推断，这一满汉文合璧本应是雍正年间所刻。从其刻工、纸张及装帧情况来看，当为民间坊刻本而非出自大内。

据《八旗艺文志》载，和素曾译有《三国演义》，但终未得见。

满文《三国演义》在清初一再翻译刊印，于统治者本意来说，并非因为它是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而主要是认为此书的军事意义十分重要。皇太极虽痛斥“汉文史书，殊多饰词”，“野史所载……皆系妄诞”，但在戎马倥偬之中，却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全书；进关后，多尔袞又组织力量重译刊布，实以此书为兵略。“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颇多得力于此。”（清陈康祺：《燕下乡胜录》卷十）

但是，作为一部文学名著，它的翻译传播的影响是远非统治者所能料及的。几百年来，《三国演义》又从满文译成了蒙文、锡伯文，在满、蒙、锡伯等民族的群众中广泛流传，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满文《西游记》是部手抄本，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此书抄写精美，看来是供“御览”的。全书共五十册，分为一百则，实际上是汉文通行本的节译，其中的诗词均略去不译，亦未署译者姓名和翻译时间。从满文书写风格看，应在顺治以后。另有《后西游记》四十回，亦为精写本，共二十册。此书作者题为“天花才子”。康熙五十四年成书的《在园杂识》卷三中说：“《后西游记》虽不能媲美于前（按指《西游记》），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则可知此“天花才子”为清初人。目前所见最早的汉文《后西游记》是乾隆五十八年苏州书业堂刊本，康熙刻本已不可见。满文译本很可能与《西游记》同时译出，时间约在康熙年间。

《水浒传》这一部文学名著，因演述宋江等一百单八将聚义造反的故事，所以成书后命运多厄，明清两代屡遭禁毁。《儒林外史》乾隆元年闲斋老人所作序中说：“《水浒》、《金瓶梅》，诲淫诲盗，久干例禁。”可见在乾隆以前已列为禁书。乾隆十八年更有上谕对《水浒》等书大肆痛骂，说：“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

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四三）乾隆十九年又下旨“将《水浒》一书，一体严禁，亦毋得事外滋扰”（江西按察司衙门刊《定例汇编》卷三祭祀）。从乾隆上谕中可以得知，在乾隆十八年之前不久，《水浒传》已有了满译本在民间流行，旋又遭禁。乾隆十八年的上谕又说：“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从这段话看出，当时的满译本《水浒》已有刻本，因为遭到清统治者的严厉压制，以致目前已不能找到了。就在乾隆帝对《水浒》大发雷霆之际，他的深宫内恰好藏有一部《水浒》的手抄本，一直保留至今。目前能见到的有三十二册，另有三册稿本。这三十二册抄本与三册稿本相较，抄写略为工整，但并非最后定本，其中个别词句处尚有涂改。全书未见翻译抄写者的名字，亦未署年款，难以断定何年翻译。但从三册稿本的草书风格看，似是顺康朝的译作。这当然要作专门的研究后方能寻出更多的佐证。从内容上看，这部满文《水浒传》是根据汉文的百回本翻译的。在国外，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水浒传》也都是手抄本，苏联共藏三部均为残本，分别为二十八册、十册和二册。这最后一部上标有年号：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可见康熙年间已有《水浒》满译本了，这为确定故宫手抄本的年代提供了参考。法国收藏的也是部百回本，有宝名堂藏书章，未署年款。

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被称为“第一奇书”，清代对《金瓶梅》多次严令禁止。仅康熙一朝便一再下令“禁淫词小说”。康熙五十二年更详细规定：“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

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在清政府多次严厉查禁的情况下，《金瓶梅》竟然能在康熙四十七年译成满文并刻板印行。

满译本《金瓶梅》序中说：“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黷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那么此书意义何在呢？序作者认为：“西门庆虑遂谋中，逞一时之巧，其势及至省垣，而死后尸未及寒，窃者窃，离者离，亡者亡，诈者诈，出者出，无不如灯消火灭之烬也。其附类趋势之徒，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其报应轻重之称，犹戡秤毫无高低之差池焉。且西门庆之为乐，不过五、六年耳。其余撞掇、谄媚、乞讨、钻营、行强、凶乱之徒，亦揭示于二十年之内。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由此可知序作者认为此书是讲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因此又说：“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为百戒，夔然悚，愆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金瓶梅》一书展现了明末社会生活的广阔场面，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在艺术上有相当的成就。对此，序作者也作了肯定，“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医巫星相、卜术乐人、歌妓杂耍之徒，自买卖以及水陆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其周详备全，如亲身经历眼前熟视之彰也。”

《金瓶梅》一书的版本很多，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是万历丁巳年（1617年）的《金瓶梅词话》，其次是崇祯刻本《金瓶梅》，清康熙三十四年又有张竹坡的《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内容与崇祯本同，在清初很是流行。满文译本的回目与崇祯本基本一致，看来是根据崇祯本或张竹坡评本翻译的，但将东吴弄珠客和谢颐的序文以及各种评语全部删去，前只冠一篇满文序，二百幅绣像亦不收录。正文中，在人名和一些语词旁注有

汉文，如“书办”、“忤作”、“再醮儿”等。又，个别熟语、曲文也附汉文，如“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看僧面看佛面”、“醉扶定，四红沉，着锦裙。拾得多少春风夜月锁金帐”等。

《金瓶梅》的满文译者是谁？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二百年前便已弄不清楚。有说是和素的，如昭槁《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说：“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肯綮，人皆争诵焉。”也有说是徐元梦的（见伍氏批本《随园诗话》卷五）。英国人维利在《金瓶梅》英译本序中又提出是康熙皇帝之弟，不知所据为何。^②从满译本的序言来看，译者与序作者并非一人。其序曰：“因其立意为戒昭明，是以令其译之，余于几暇参订焉。”可见此书之翻译是序作者的意思，而序作者的地位比译者为高，故曰“令其译之”（满文的“翻译”一词用的是命令式），并且序作者也参加了此书的校译工作，但两者均未留名。

《金瓶梅》一书向被认为是“诲淫”之作，列于禁毁之首。在满译本刊印之前，早在顺治九年已有明令，禁刻“琐语淫词”，康熙朝又几次颁布上谕，严禁“淫词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金瓶梅》居然能译成满文刊板行世，不论是和素还是徐元梦，如果没有特别的允准，都是不可能擅自翻译，更不可能刊印的。因此，不论满文译者是谁，满译《金瓶梅》问世，肯定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默允，或许其刊印之初仅供在王公大臣之中流传，亦未可知。《啸亭杂录》载乾嘉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由于有这样的背景，而此书之名声又向来不佳，所以译者与序作者故隐其名，这便可以理解了。

满文《金瓶梅》刻本在国内仅存七部，有的还是残本，主要收藏在北京和呼和浩特。抄本很少，大连图书馆藏有一部完

整的，题名为《世态炎凉》，封面还题有“莫作宿柳眠花淫情看，当为世态炎凉演义观”两句诗。从其内容看与康熙刻本相同，但其中的诗词多已附有汉文。

一批罕见小说的满译本

除了“四大奇书”这样的文学名著外，还有一批比较罕见的汉文小说也译成了满文。这批小说除《唐人小说》外，大多是清代乾隆以前的作品。译者和翻译的时间都未注明，均为手抄本，现存在北京故宫，原是皇室的藏书。这说明清代统治者除历史小说外，对其“当代文学”也颇注意。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有些作品在当时已经成为禁书。

《唐人小说》是部抄本，共十二卷，包括了四十篇故事，分别从明代刊印的《五朝小说》、《合刻三志》、《古今说海》、《虞初志》、《顾氏文房小说》等书中辑出，可以说是个辑录本。书前有题名桃源居士的序言一篇，对唐人小说十分赞赏。但此“桃源居士”为谁？待考。此书亦未标明译作年代，但从其满文的书写风格看，应在清初。书中一些人名、地名的满文译文旁注有汉文，其中的“玄”、“禎”、“弘”等汉字均未避讳，故可断定此书的翻译、抄写应在顺治一朝。此书抄写在白皮纸上，用纸捻穿订，是部毛装本，形式古朴，亦未有正式的封面，与一般“恭呈御览”的图书迥然相异。从故宫收藏的其他图书来看，这样的书是介于稿本与正本之间的一种过渡本。

清代小说翻译最多的是题名“天花藏主人”的作品，有的作品虽不题天花藏主人著，但与他亦有某种关系。这批译本有《玉娇梨》、《两交婚》、《玉支矶》、《赛红丝》、《平山冷燕》、《麟儿报》、《画图缘》、《醉菩提全传》等。

天花藏主人亦称素政堂主人，其真实姓名不可考。据孙楷

第先生研究，《平山冷燕》天花藏主人顺治十五年序上有“淹忽老矣”之语，则此人上可及万历。另一小说《麟儿报》有其在康熙十一年序，则康熙初年此公犹在。亦有人推测天花藏主人为张匀或徐震（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天花藏主人的这些作品汉文初刻本多在康熙二十年之前，满文的翻译不会距此太晚，这从苏联收藏的两种本子可以得到证实。《画图缘》一书为康熙二十九年抄本，《醉菩提全传》则是康熙二十二年抄本。辽宁省图书馆藏《平山冷燕》满文抄本末署“乾隆三十五年抄”，这只是抄写时间，其翻译应当更早。

这些小说大多是脂粉气很浓的才子佳人故事，类似的译作还有一些，如《归莲梦》、《金粉惜》、《生绡剪》等。它们的汉文原本现在已不多见了。

《樵史演义》四十回，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演义小说，叙明末天启、崇祯、弘光三朝故事甚详。其作者据人考证为陆应暘，生于明嘉靖年间，卒于清顺治初年。^③此书汉文本刻于清初，乾隆年间以“于吴逆（按指吴三桂）不称名，于本朝多冒犯”之罪名予以销毁（见清代禁书总目）。满文译本却得以免罗文网，一直保存在故宫内。此书的翻译，据李德启先生研究是在康熙前期，在汉文本行世不久便被译成满文了。

另一部译成满文的禁书是《八洞天》，作者徐述夔，字耕野，号笔炼阁主人，他就是乾隆年间震动朝野的文字狱“一柱楼诗”案的当事者。其所著《咏正德杯》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两句诗，又在《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胡乃亦称王”等句。因此，他被乾隆帝下令戮尸。他所著的《八洞天》当然便成了禁书。此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二年（1778年），满文《八洞天》的翻译应在此之前。

历史演义小说的满译本

历史演义在满译小说中是数量不小的一类。从满洲崛起伊始，满族统治者便一直很注意历史典籍，认为“自古史册所载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国家之治乱，无不详悉具备。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见《清世祖实录》卷三）。清太宗皇太极规定了史书满译的标准，一是“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再是“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作反面教材），三是“用兵行师之方略”，四是“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紧要者”。总的说来，是要从历史上吸取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以作统治者之鉴，从史籍中学习用兵打仗的谋略，以作军事之用。作为历史演义小说，既叙述史实，又有一定的故事性，这种历史通俗读物自然受到满族统治者的欢迎。先后被译为满文的历史演义，除《三国演义》、《樵史演义》外，还有《东周列国志》、《列国志传》、《前七国》、《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唐代演义》、《南宋演义》等。其中《南宋演义》、《唐代演义》两书均为大开手抄本，蓝绫面，包背装。这种装帧形式只有在清初皇室藏书中方有，与顺治元年的辽、金、元三史的抄本形式并别无二致。可以肯定，这两种演义都是在顺治年间翻译的。

最晚的满文刻本小说《择翻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短篇小说集。蒲松龄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因此《聊斋志异》在蒲氏生前便已辗转传抄，不胫而走。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道光年间就更加脍炙人口了。满译本最初刻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又重印一次,书名《择翻聊斋志异》,二十四卷,共选译故事一百二十九篇,占原著四分之一强。原著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差不多全都译了。译者是满洲正红旗人札克丹。对这位满族文人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他字秀峰,号五费居士,自幼家贫,攻习满文,后中翻译进士,道光六年(1826年)在盛京任工部主事。到道光二十八年时,他已自称为“古稀年近性尤痴”了。由此推之,札克丹应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左右。除《聊斋志异》外,他还译过一些汉文诗歌。他曾选译历代文人咏花诗百首,题为《名士百花诗》。此书凡一册,未刊,仅有抄本流传。

《聊斋志异》是札克丹平生最喜爱的一部书。他自称“性癖嗜聊斋”。推崇此书“效习司马迁之意,取《春秋》之义”,又说此书“易过迂善,……均溶劝戒之理”。他对《聊斋志异》的爱好恐怕与他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境遇有关。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是悲矣。”留仙的坎坷遭遇和悲凉心情引起了札克丹的深切同情和共鸣,他在《即事》诗中说:“只因坎坷译奇书,虽有愁怀亦自舒。理义悦心贤者训,此中滋味美堪茹”。札克丹的汉族朋友穆齐贤很理解他,说:“顾札翁心乎斯民之热中,百数十年与留仙若合一契,不禁临文感慨,莫喻于怀”。

札克丹从道光六年在盛京工部主事任上便开始翻译《聊斋》了。他作诗追述道:“仔细择翻百余首,功夫大半五更头。寻明师,求益友,经阅几春秋,推敲方成就”。对友人亦自称此部译作是“吾五更灯草,一腔心血也”。他对译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镇日专研苦构思,”确是他潜心力作的自我写照。他的友人和学生说他对译文反复推敲,“使无毫发遗憾而后已”,“夫子一生之纯粹精华皆寓乎是书矣”。可见这部译

作，确是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

扎克丹在翻译《聊斋》时，得到了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倾力相助。其中以精通满文的汉族文人穆齐贤（字禹范，号友莲，山东蓬莱人）对其帮助最大。此外，满族文人庆锡（字熙臣）、萨霖（字润塘）和他的学生德音泰、长兴等人，也曾帮他推敲过译文。因此，这部译作包含了满汉两族文人集体劳动的结晶。

《择翻聊斋志异》费尽了扎克丹一生的心力，译出后只能自费刻版，但因工料价昂，竭尽财力只得其半，求告无门，幸其侄子资助，方得全梓。

《择翻聊斋志异》是现在所知清代最后一部满译小说，译文生动形象，表现了译者很高的翻译技巧和文学水平，也反映了满文书面语言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满译小说的意义

满译小说从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三国演义》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择翻聊斋志异》，其间经历了二百余年，翻译作品达几十部之多，这些译作在满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那种认为既然已有汉文原本，满文译本便无关紧要的看法无疑是片面的。这些满译小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满译小说是满汉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不少满译小说在满族人民中流传广泛，有的甚至家喻户晓，影响深远。通过这些作品，促进了满汉两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加深和增进满汉两个民族的互相理解和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满译小说对满族书面语言的发展、成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和进步都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吸取外来语言，是丰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一个颇为重要的手段。尤其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

家中更是如此。满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汉语和其他兄弟民族语言的影响是很大的。通过满译小说，丰富了满语的词汇，加强了满语的表达能力。象《水浒传》、《金瓶梅》这样一些反映社会生活面极为广阔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丰富多采的词汇，是不可能正确地进行翻译的。满文在这里受到了考验并证明它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语言。公文、档案、政书等数量很大，也很重要，但毕竟不是满文文献的全部。作为文艺作品，它使用的词汇和表达的方式更为丰富和复杂，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因此也更值得我们悉心研究。就拿编写辞典来说，如果不研究这些满译小说，不吸收其中的词汇，恐怕是编不好什么“大辞典”的。日本有人对这些小说的满语词汇已开始进行研究，希望我国的满语专家们不久也能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

3、满译小说对沟通中外及国内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在清初，由于满语被尊为“国语”，不少在华的传教士都学习满文，如著名的张诚等即是。直到现在，国外的图书馆中还保留一些满文与拉丁文、英文等外文对照的字典，这些便是清初外国人学习满文的成果。因此满文成了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满译小说对这些通晓满文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英译本《金瓶梅》是从德文转译的，译者维利是英国有名的满文专家。他曾利用满译本来校订英译本，而德文本也有可能是从满文译出的。^①

在国内，由于满族当时所居的特殊地位，满语在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译小说对蒙古、锡伯、达斡尔等民族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作为一种媒介，将汉族的许多作品介绍到这些民族中去。通过这些民族的文士、艺人的翻译、改编和传播，不少故事已在各该民族中扎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蒙文翻译的汉文小说有不少是根据满文转译的。就笔者所

知，便有《三国演义》、《金瓶梅》、《北宋志传》、《三国因》（亦名《半日阎王全传》）、《钟无盐》、《聊斋志异》等多种。《金瓶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六个抄本，其中有一本题特德·雅达木等奉敕于1910年自满文译为蒙文。

《钟无盐》蒙译本有许多抄本，我国内蒙古图书馆、蒙古乌兰巴托图书馆、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以及西德的马丁堡、丹麦的哥本哈根均有收藏。前面提到的蒙古达木丁苏荣私人收藏的1868年的抄本上，题明此书是蒙古王爷策伦扎布于十八世纪初由满文译为蒙文的。^⑤

《聊斋志异》的蒙译本有两种，其中之一是根据札克丹的满译本转译的，题名《选译聊斋志异》，苏克德译、克兴额等校，1928年由沈阳东蒙出版社铅印出版。这大概是由满文转译的最后一部蒙文小说译著了。

锡伯文与满文极为相似，由满文转译成锡伯文的汉族古典小说就更多了。直到现在，新疆查布察尔的锡伯族群众中仍保留着许多锡文译本，是新疆锡伯族同胞重要的精神食粮。

就是在解放前没有文字的达斡尔族中，满译小说也有很大影响。在漫长的冬夜里，达斡尔人聚在一起，由懂满文的人在油灯之下用达斡尔语译讲《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这种译讲满文小说的活动，就成为达斡尔族人民的一种文化生活。^⑥

4、满译小说是满族文学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满族文学内容丰富，渊源亦很长远。满文的作品除满族自身的创作如民间故事（《尼桑萨满》）、诗歌（如《御制避暑山庄诗》）、笔记（如《巡查额尔古纳河暨黑龙江国境录》）等外，翻译文学应是其主要内容。满族翻译文学分诗词、戏曲、散文、小说等几大类，作品达近百种，其中的小说部分尤其令人瞩目。这些满译小说对丰富、发展满族文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我

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的译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现在仅知道的只有达海、刚林、查布海、索那海、和素、徐元梦、扎克丹等人。这些精通满汉两种文字的翻译家是满族文士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发展满族文学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5、满译小说对研究汉文原著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满译小说中有一部分汉文原著现在已很罕见，如《玉支矶》、《赛红丝》、《凤凰池》等，有的国内仅个别图书馆收藏，有的甚至要到海外去求觅。《樵史演义》、《八洞天》等早在清代已成禁书。《樵史演义》在三十年代发现有幸存本，经北京大学史料室翻印行世，但流传亦不多。有的汉文原著的初刻本已不见，如《人中画》初刻是清初的啸花轩本，现在能见到的只是根据乾隆十年刻本的抄录本（大连图书馆藏）和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的新鐫本（日本内阁文库藏），而故宫藏有满译稿本《寒彻骨》（《人中画》之五）可能成书较早。我们可以通过满译本来同汉文本进行比较。这对研究清代汉文小说，是会起到一定参考作用的。

从满族入关前的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开始到清代鼎盛时期乾隆年间为止，满译小说连绵不断，其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尤以康熙一朝，翻译活动达到高潮。这些译作除个别几部外，绝大多数仅以手抄的孤本存于皇家深宫之中，译者亦未留下姓名。本文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但还有不少问题却难以解决。如翻译这些小说的目的是什么？特别是不少清代创作的才子佳人故事，从其格调来讲，往往流于俗套，艺术性亦不甚高，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兴趣，汉文本甫出，满文本即译。这些译本藏于宫庭之内，供谁阅读呢？清朝统治者一面大肆讨伐“淫词小说”，一面又予以翻译、收藏，如何解释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呢？一些由于政治原因遭禁的作品也得到了翻

译，这是为了欣赏还是为了便于审查？另外这些小说的译者是谁？或许它们是翻书房笔帖式们的劳动成果，因为位卑人微，翻译又是他们的日常功课，因此也不必留名了？大部分满译小说如今默默地躺在故宫寿安宫的萱寿堂内，拂去蒙在书面的尘埃，面对册册黄卷，不由得在脑际产生种种遐想。这只能有待于我们的文学研究家、清史学家和满语学家们来揭示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于京华西郊雨窗夜灯下

注：

①⑤〔苏联〕李福清：中国章回小说与话本的蒙译本

②④朱星：《金瓶梅》考证

③王春瑜：李岩“西江月”商榷杂忆

⑥巴达荣嘎：达斡尔语、满洲语、蒙古语的关系

满译小说知见书目

1、八洞天 八卷

题笔炼阁主人（徐述夔）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七行 八册

2、三国志演义 二十四卷

罗贯中著 查布海等译 满文 顺治七年（1648年）刻本 每半页九行 二十四册 又，满汉合璧 雍正刻本 每半页十四行 四十八册

3、三教同理小说 存三卷

题dergi u gi bai ci io sheng译 满文 抄本

（1）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

冯梦龙著 存十八册

（2）净慈寺济颠罗汉显圣记

佚名著 十三册

（3）许旌阳得道擒蛟全传

邓志谟著 存十二册

- 4、**冰游传** 一百回
施耐庵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九行
存三十二册
- 5、**凤凰池** 十六回
题烟霞散人著 满文 康熙抄本 存十三册
- 6、**平山冷燕** 二十回
题荻岸散人著 满文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抄本 每半页十一行 十册
- 7、**玉支矶** 二十回
题天花藏主人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七行 十册
- 8、**玉娇梨** 二十回
题萸荻山人著 满文 抄本 十三册
- 9、**东汉演义** 八卷 三十二回
题珊瑚城清远道人著 满文 抄本 存五册
- 10、**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著 蔡元放注 满文 抄本 二十册
- 11、**可信录**
题陟斋辑译 满汉合璧 道光十四年（1834年）稿本 二册 末题
“道光十四年荷月既望书于安边分府署内”
- 12、**巧连珠** 四卷
题烟霞逸士著 满文 抄本 一册
- 13、**归莲梦** 十二回
题苏庵主人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七行 十二册
- 14、**生花梦**
题吴娥川主人著 满文 抄本 存十二册
- 15、**生绡剪** 二十则
题集芙主人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七行 十册
- 16、**西汉通俗演义** 八卷
甄伟著 满文 康熙十八年（1679年）抄本 八册
- 17、**西游记** 一百则
吴承恩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六行 五十册

- 18、**列国志传**
余邵鱼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九行 二十册
- 19、**新列国志**
冯梦龙著 满文 抄本 二十二册
- 20、**后西游记** 四十回
题天花才子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六行 二十册
- 21、**好逑传** 四卷 十八回
题名教中人著 满文 雍正十一年（1733年）抄本 十册
- 22、**两交婚** 十八回
题天花藏主人著 满文 抄本 存一册（第七、八回）
- 23、**连城璧** 十卷
李渔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七行 十册
- 24、**英烈传**
徐渭著 满文 抄本 存五册
- 25、**画图缘** 四卷 十六回
题天花藏主人著 满文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抄本 八册
- 26、**金云翘传** 四卷 二十回
题青心才人著 满文 抄本 八册
- 27、**金瓶梅** 一百回
题兰陵笑笑生著 满文 康熙四十七年（1703年）刻本 每半页九行 四十册
- 28、**金粉惜**
佚名著 满文 抄本 六册
- 29、**前七国** 存五卷
题吴门啸客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 八行 五册 存卷六至卷十
- 30、**封神演义** 二十卷 一百回
许仲琳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九行 二十册
- 31、**南宋演义** 十卷 五十则
熊大木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九行 十册
- 32、**唐人小说** 存十二卷
题桃源居士编 满文 顺治抄本 四十册

33. 唐代演义

佚名著 满文 顺治抄本 存三册

34. [择翻] 聊斋志异 二十四卷

蒲松龄著 札克丹译 满汉合璧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刻本
每半页十四行 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酉斋重刻本 二十四册

35. 寒彻骨

佚名著 满文 稿本 一册

36. 禅真教史

方汝浩著 满文 乾隆四十年（1775年）抄本 二十册

37. 赛红丝 十六回

题天花藏主人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七行 八册

38. 醉菩提全传

题天花藏主人著 满文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抄本 存六册
（第4—10）

39. 檀史演义 四十回

陆应暘著 满文 抄本 每半页七行 十册

40. 麟儿报 十六回

题天花藏主人著 满文 抄本 五册

